

## 菏泽英烈

他是学校优秀才俊,却因政见不同带头闹起学潮。他出身富裕家庭,却为贫苦大众的幸福毅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中去。他是菏泽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,并最终为国家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——

# 何建之:保家卫国祭青春



何思乾(1918~1942),字建之,化名李健,菏泽城内水洼街人,菏泽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,抗战时期任中共南华县委书记。1942年在反日军大扫荡中壮烈牺牲,时年24岁。

### 出身望族 思想进步

1918年,何建之出身于菏泽城中。其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,著名的爱国人士何思源先生便是其堂兄。相比来说,其家生活较为富裕。他聪慧好学,学习成绩优异。幼年,他在南华小学和中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同时受到学校里进步思想的熏陶,并在中共曹州支部、共青团鲁西南特支的培育下,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,接受了马列主义熏陶。

在省立六中上中学时,思想进步的何

建之因接受马列主义而带头闹起学潮,不久便被责令退学。1934年,他考入济南乡师。不久,即参加了马列主义研讨会(又称读书会)。1935年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中,他参加街头演讲,散发传单,并赴南京请愿,于同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# 投身“民先” 创办月刊

1936年春,在全国各地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中的先进青年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(简称“民先”或“民先队”,是我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)之际,何建之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,于5月间返回菏泽,联络由北京回乡的共产党员、民先队员宋心田和由天津回乡的牛保印、卢谓等10余人,于8月间在菏泽正式成立民先队,并创办了《永生》月刊,何建之任主编。

《永生》月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,要求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,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反动派,汉奸卖国贼搞华北五省(冀、察、鲁、晋、绥)自治的阴谋,在国难当头之际,给各界爱国人士指明了方向。民先队也因之扩大了影响,很快发展到300余人。

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,菏泽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大骂张学良、杨虎城,并鼓噪进攻西安,扩大内战,一度造成了思想混乱。何建之通过《永生》月刊发表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“西安事变”的方针,并刊登了蒋介石亲自签署的改组国民党、驱逐亲日派、释放政治犯、停止剿共、联合红军的命令,澄清了混乱思想,对促进国共合作、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。

### 抗战返乡 筹建组织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,何建之联络由济南、兖州、济宁返乡的共产党员汲培显、朱先舟、杨海鹏、杨培要等人,并与上级党组织中共郓城中心县委(后称鲁西七地委)书记梁仞仞取得联系,商讨筹建中共菏泽县委。

1938年10月,中共菏泽县委在城内九间楼图书馆正式成立(亦称中共菏泽工委),何建之任宣传部长,先后在菏泽城内和西北部乡间发展共产党员50余人。

为促进国共合作,何建之与县委部分成员参加了国民党菏泽县政府组建的抗敌动委会。为便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,动委会大部分成员提议扒掉菏泽城墙,但遭到国民党少数顽固派的反对。何建之遂以动委会的名义写通告,油印千余份,张贴到城内和乡间,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城墙全部扒掉,并团结大王营、小王营等国民党拥护抗日的部队,将国民党菏泽县党部书记长李宪伍赶出菏泽城,搬掉了破坏团结抗日的绊脚石。

### 扎根圈头 建立武装

1939年7月,日军占领菏泽城后,中共菏泽县委机关转移到菏泽西北圈头村一带。

为实现我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,何建之等同志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。县委机关对外称抗日救国会,在广大农村组建农民抗日救国会、青年抗日救国会、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,秘密发展共产党员400余人,先后组建了乾元、岗峰、义聚、临河、永华等5个区委,并举办抗日救国训练班,何建之亲自编写教材。

他还带领抗日骨干力量,在乔李、解元集、圈头、邢彦等村向地主武装白手夺枪50余支,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地下游击队。1940

年5月地下武装由秘密转向公开,称鲁西第七游击队,何建之任中共菏泽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,带领县委机关和武装,活动在东明、菏泽交界处的黄河滩区。他经常教育这支农民武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一面战斗,一面生产,深受当地人民拥护。

### 南华筹建 首任书记

1941年春,菏泽县西北部的中共组织划归中共鲁西南地委领导,改称中共菏泽县第二工委,武装改称菏泽县第二游击大队,何建之亦随之改任工委书记兼大队政委。

他带领工委机关和武装转移到菏泽西南部的青邱区一带,经过一年多的与日伪顽大小数十次战斗,负伤也不下火线,终于在这个地区打开了局面。1942年秋,中共冀鲁豫区党委、军区决定开辟菏泽西北部至东明东北部地区,建立南华县,随将菏泽县第二工委改称中共南华县委,何建之任县委书记。

### 受命北上 壮烈牺牲

1942年9月,何建之带领县委机关和县大队随主力部队北上的途中,接到区党委来信,通知他到区党委训练班参加学习。

9月27日,何建之到黄河以北的观城洪庙区党委驻地报到后,正遇日军万余人对区党委驻地进行大扫荡(当时称“九·二七大扫荡”)。何建之在反扫荡作战中与敌拼搏,壮烈牺牲,年仅24岁。

何建之投身革命8年。他所处的时代,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。何建之是我党开辟菏泽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,在冀鲁豫区党委、军区反扫荡作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,也是鲁西南地委十余县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唯一的县委书记。

记者 云飞

## 红色故事

# 英雄精神垂青史 鱼水深情撼天地

## ——16位红军安置于单县百姓家的故事



红色湖西教育基地“16位红军的故事”展区

今日的单县朱集镇张寨村,曾是苏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,中共湖西地委、专署所在地,以张寨为中心的单县东南部,党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始终是苏鲁豫边区最好的地区之一,被誉为湖西“革命圣地”“小延安”。

2018年,单县县委、县政府在张寨村建设了一座“红军亭”,亭内竖立了一块“红军碑”,以纪念16位红军英雄,颂扬红军丰功伟绩,传承红军英勇精神。

16位红军干部战士分别是王文生、王占江、卢振林、朱树、张树英、张登科、陈伯留、邵文祥、解作荣、程守吉、高锦文、赵文胜、张义元、宋金彪、刘玉连、刘云章。他们来自赣、晋、川、闽、鲁等地,大部分参加过五次反围剿,历经爬雪山、过草地,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,屡立战功,随部队挺进湖西后,英勇顽强作战,因伤病留在了湖西。

当年,16位红军干部战士被湖西党组织安置到今单县朱集镇、蔡堂镇、时楼镇、龙王庙镇、终兴镇、高老家乡、高韦庄镇的老百姓家秘密养伤治病。收留他们的老百姓把

他们视为自家孩子、同胞兄弟,真心实意照顾,舍生忘死保护。担心因外地口音而暴露身份,他们有的装聋作哑许多年,以至于语言表达功能恢复迟缓;为掩护收养的红军干部战士,当地群众习惯与他们手语交流,闭口不谈籍贯身世等“敏感话题”;敌人来了,乡亲们把他们送到可靠的亲戚家暂避,帮助藏身地窖子、庄稼地和沟壑里,摸黑为其送水送饭送药;有的红军干部战士不慎被敌人抓去带路,当地百姓以身替换,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;有的收留人还故意致伤自己,求医所得的药物为红军干部战士疗伤……

16位红军干部战士大都改成了当地群众的姓氏,收养人家帮助他们结婚成家、延续血脉。在赖以生存的第二故乡,在这片深情的湖西大地,红军干部战士们改变了口音和生活习惯,深深地扎下了根,成了地地道道的单县人。

解放后,16位红军干部战士居功不傲、感恩怀德,真挚竭力回报单县人民的救助保护之情。他们中,懂得医术的,为乡亲们义

务诊疗疾;文化程度高的,办起了“农民夜校”“扫盲班”;身怀技能的,带领乡亲们生产增收;家有盈余的,慷慨解囊扶贫济困……

山西籍老红军高锦文的脑部残留弹片,年老时丧失语言能力,他比画着双手指挥群众打机井、架电缆、修公路、疏河道。每到冬季,他从城里买来煤炭,堆放在大街旁,让乡亲们随用随拉,不收分文。1990年清明节,高锦文让老伴推送到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探望战友烈士,当晚溘然长逝。遵照高锦文的遗愿,当地政府将其骨灰安葬在他战斗、生活过的张寨村。英雄回归,沿途百姓列队迎送,村村鸣放爆竹接致哀。

与高锦文同原籍的老红军宋金标,谢绝组织安排的常熟市商业局长的职务,安心在张寨村耕地种田,带领乡亲们打井拉电、修路架桥;他把政府优待的物资救济贫困户,捐款建起了村小学。

江西籍老红军刘玉连被党组织安排在蔡堂镇尤庄村“堡垒户”张习本家养伤。张习本按下鲜红手印,以居家性命作担保,立誓保护刘玉连的人身安全。张习本对外称刘玉连为自家侄子,并将其姓改成“张”,入了《张氏族谱》,帮其结了婚、成了家。直到解放,“哑巴”刘玉连才敢开口说话,第一声喊的是“三叔”,张习本惊异应答,叔侄俩随后抱头痛哭。2014年,张习本的大儿子张敦修谢世,刘玉连的大儿子刘卫敬重孝守灵,扶棺送殡。

江西籍老红军朱树原名朱祥材,长征中,他是中央警卫排战士,负责文档管理。一天,朱祥材哼起了家乡小调,毛主席听到了,遂问其姓

名。朱祥材高声回答,毛主席笑着说:“你的名字有地主老财的味道,看你长得高高大大的,像一株参天大树,就改名叫朱树吧!”

朱树随部队转战湖西开展抗日斗争,参加了马良集、曹马集等著名战役,受伤后被安置在张寨村。解放后,他分到了土地,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田,颇受乡亲们称赞。朱树感恩戴德、乐善好施,购买的自行车自己始终没有学会骑行,而是专供全村人应急使用。由此,朱树的自行车被乡亲们戏称为“全村骑”。

如今,16位红军已相继离世,无一魂归故里,全都融入了他们挚爱的单县大地,而红军英雄的事迹及单县百姓保护英雄的故事赍续传颂、激励后人。

英雄精神垂青史,鱼水深情撼天地!致敬红军英雄,致敬单县乡亲!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珉



位于张寨村的红军亭

## 峥嵘岁月

1945年8月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盘踞在菏泽城中的日军撤离。定陶、菏泽、鄆城三个县的残余汉奸伪军,龟缩在菏泽城里,还想负隅顽抗,但已如丧家之犬,惶惶不可终日。然而没过多久,鄆城县汉奸头子王文宪,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山东省保安第五师师长,兼菏泽城防司令。他联同国民党菏泽行署专员崔立三,妄图抵抗八路军对日寇的受降,继续与共产党为敌。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,纷纷要求打下菏泽城,消灭汉奸队伍。

10月21日,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和鲁西南军分区政委刘星,成立统一指挥部,在鲁西南驻地(当时称五分区)菏泽大张集举行军事会议,决定组织鲁西南、湖西、运西的军分区部队,解放菏泽,消灭王文宪。

菏泽城坐落在鲁西南大平原上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日军占领期间,汉奸李森亨曾苦心经营,修筑城墙,加固四门,严密设防。后王文宪占领菏泽,又继续加固工事,屯兵备战。当时的菏泽城墙宽逾1丈,高过3丈,壁垒森严,垛口林立。四门城楼屹立,炮楼分设两侧,间有掩体,内有瓮城。墙下遍布木栅栏、铁丝网、铁蒺藜。外围还有护城河,宽4丈、深1丈,岸边布满尖桩。八路军冀鲁豫军区,当时既无大炮,又无坦克,要攻坚破城,实属不易。

当各路大军集结而来,直逼菏泽时,城外各据点的伪军都望风而逃。指挥部按计划进行兵力部署,二分区3团在城北,三分区9团在城东,五分区18团在城南,五分区13团在城西。将菏泽城团团围住,水泄不通。城中的汉奸王文宪统率的保安第五师及其城防部队,已成了瓮中之鳖。

一开始,汉奸王文宪还气焰嚣张,要做垂死挣扎,拒不投降。围城后当晚,主攻菏泽南门的18团,开始坑道作业,逼近城垣。团长杨光义让炮手试用迫击炮平射,但炮弹打到城墙上,只能击出几个浅洞,难以破城。指挥部经研究决定,采取攻坚战,命令四城各部开挖地道和战壕,准备实行强力爆破、突击进攻的策略,以歼敌于无意之中。

在南关担任此项任务的是18团3营2连,作战参谋张梓玉作技术指导,在距城墙根60米处的一家院落选好坑道口,用指北针定好方向,战士们向匍匐身子进入坑道,轮番上阵进行挖掘。自21日到23日凌晨,当坑道掘进45米时,有的战士出现了憋气、头晕,张梓玉马上指挥制作通风眼,缺氧现象得以解除。当地道挖到50米处,突然出现塌方,战士又马上用木料抵牢加固,塌方得以控制。

当南关的坑道快挖到城墙下时,东关的坑道却掘入了护城河,因漏水而报废。西关的坑道因方向出错,又遭破坏。27日,狡猾的敌人好像觉察到我军的意图,便在各城门底下埋设了地雷,又安装大瓮监听,坑道的挖掘趋于困难。这时南关坑道的成败成了这次攻城的关键,分区司令赵基梅亲自下到坑道里指挥,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,和战士们战斗在一起。

为了迷惑敌人,军区指挥部还布置了一场巧妙的“神经战”“骚扰战”。每到夜里由俱乐部主任张启斌组织部分战士,带着锣鼓、鞭炮,去南关西侧的土地庙里,开始对敌“作战”。装进铁桶里的鞭炮声,敲锣打鼓的铿锵声,和枪声连成一片。敌人以为是攻城,机枪、步枪、掷弹筒一齐向土地庙射来。“神经战”“骚扰战”试探出敌人的火力点,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,扰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。同时使敌人的监听失灵,坑道施工部队在地下可从容作业,加快了推进速度。

终于在28日晚饭后,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坑道挖掘任务。14团团长征书勋令战士找来两个棺材,推进南门下的坑道里,然后往里装满2500公斤的炸药。安装上引擎,连接好线路,在洞口又准备了一台手摇发电机,作为引爆装置,爆破攻城的准备工作就绪。

29日凌晨4时,首先开始对城下的木栅栏和铁丝网进行障碍清理。14团1营突击班,用大平车镶装钢板和湿棉被制作的“土坦克”,把一个个炸药包推到木栅栏门下。城楼上密集的子弹像飞蝗般的射来,在“土坦克”上擦出火光,却安然无恙。然后拉着“土坦克”,拖着牵引导火索的绳子,退了回来。随即引爆导火索,不多时,“轰!轰!”几声巨响,木栅栏连同铁丝网被炸得稀烂,瞬间扫除了进攻路上的障碍。

凌晨5时许,负责引爆的工兵启动了小发电机,轰隆一声巨响,一道耀眼的闪光,南城门和城楼被掀到半空中,守门敌兵连同武器也被裹挟在其中,顷刻变成一片瓦砾。随即冲锋号声响起,战士们顶着滚滚硝烟,冒着枪林弹雨,踏着片片瓦砾,伴随着喊杀声,冲进城内。接着东门、西门围城的部队也发起了总攻,一个个云梯飞架而上,一队队战士纵跃而过。这时东西两城门也被打开,人流在枪声中奔走,刺刀在硝烟里晃动,战斗在大街小巷展开。

城中敌人见城被攻破,纷纷落荒而逃,很快被压缩到北城区。当攻击部队追歼到敌师部门前时,突然从里面出来一帮彪形大汉,手持短枪,有的还拿着大刀片、七节鞭,凶神恶煞,把守门前。这就是汉奸王文宪的护卫保镖,号称“铜头铁臂”“能攻善守”。突击营营长赵世新见状,当机立断,命令机枪班进行射击。这些家伙招架不住,丢下几具尸体,掉转屁股就跑。当部队冲进敌师部时,王文宪已向北逃去。

7时许,在北城墙东段突然抛下许多绳索,多个敌伪兵登上城墙,顺着绳索接二连三滑下,被守候在城外的三团2营战士收入“口袋”,随后发起攻击,敌人已无还手之力,只顾逃命,慌不择路,四处乱窜,多人被击毙,或掉入护城河淹死(其中就有国民党专员崔立三),还有的缴枪投降。激战两个小时后,只有两股残匪逃脱。一股西逃,后被南华、昆吾两县大队全歼。一股东逃,后被二分区5团消灭大半。匪首王文宪,被我军击伤后伪装成士兵,随东逃残匪去了济宁。

战斗至黄昏前全部结束。此役共击毙敌专员崔立三、敌旅长赵兴汉以下官兵450名,击伤敌营长冯心阁以下官兵390名,俘虏旅长孙连科、伪县长陈华亭等以下官兵3524名,缴获迫击炮1门,掷弹筒68个,手榴弹3000余颗,各种枪支4233支,汽车9辆,摩托车1辆,战马300匹,电台2部,电话机45部,粮食30余万斤,还有其他军用物资一大宗。1945年10月29日,我冀鲁豫区党委、行署、军区机关进驻菏泽城内,这就是菏泽历史上的第一次解放,菏泽城从此成为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。 通讯员 邓文献